



【文化杂谈】

如何看待 民国语文的得失？

□温儒敏

新出版的《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三集收《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序》一文，提出应当科学地看待民国时期语文教材编写的得失，没有必要把它当作现今语文教育的标杆，但要守正创新，把以往语文教育好的东西继承下来。文如下：

李斌先生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即将出版，邀我写篇序言，我当即就答应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以往还很少见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知道人民教育出版社正承担关于“百年语文”的课题，也苦于这方面缺少殷实的成果可做借鉴。这个题目做好了，对于当下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也有参考意义。

由于政治和战争等原因，民国时期的国文教科书出版情况非常散乱，要进行这方面研究，必须先做资料清理工作。该书作者查阅了清末直至1949年半个多世纪的中学国文教材，还从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报刊、名家的书信、日记和后来的回忆中，钩稽出了大量有关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逐一清理出民国各时期国文教材的编写情况和教学实践的不同反应。现在喜欢说什么都是“工程”，我觉得李斌这种研究才是工作量极大的“工程”。本书第一次全面而清晰地吧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的面貌呈现出来。仅此一点，该书就在学界站住了。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该书所发掘的早期一些重要的国文教科书，如林纾、吴曾祺、刘宗向等在清末民初编辑的中学国文教材。这些教材当时就有很大影响，甚至为此后百年的教科书选文（主要是古文部分）奠定了基础。作者对这些教材的定位是比较公允的。该书下工夫的还有教科书编写背后的思想资源。如“五四”时期的教科书，就受到《新青年》相关讨论的影响，胡适、刘半农等对教科书编写是有过很大支持的。在讨论《国文百八课》时，作者关注到这套教材对语文作为一门“科学”的界定以及这一界定在教育史上的意义。前

一阵《国文百八课》成为传媒的“热点”，似乎还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此外，对上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编定的“国定”本初中国文与开明书店的4套新编国文教科书的研究，也是这本书的一个亮点。

应该指出，中学国文（语文）教材的设置和编写，与整个国民教育的总方针是分不开的，并且是教育方针实施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教育方针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政治性，中学国文（语文）教材教学也必然具有一定的时代和政治色彩。对此，论文作者在缕述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材演化递变时，始终注意到了这一点（如说到清末的教育改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后来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等）。另一方面，又注意到当时的中学国文教育毕竟和后来国民党加强控制有所不同，国文教材的编写还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编写单位和个人以及社会舆论有着相对的自由度。从这样的实际情况出发，作者在历史的发展框架下，有条不紊、层层深入地分析考察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材，基本勾勒出那一段历史时期中学国文教材演进、演化、演发的情况。

李斌先生对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材历史的整理，始终有一条线索，就是“语文教学内容”四个方面（思想教育、技能训练、知识灌输和文学教学）的“纠缠”、“冲突”，他试图从这些



纠缠和冲突中（实际指它们之间轻重主次“的排序”和“关系”）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回应近年来关于语文教学的某些讨论。

由于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材包容的时间跨度长，教材总量多、内容驳杂，想建构一个

很好的论文框架、选择话题、进行明晰的论述，并非易事。但从已成论文看，由于作者做了大量的资料搜寻、研读工作，弄清了教材编写的总体面貌，洞烛幽隐，多有辩证，新见叠出。这些富于启示的见解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结语部分，我们列数一下看看：

语文天生就有思想教育的功能，所以语文教学要讨论的不是有无“人文性”的问题，而是什么样的“人文性”的问题。

无论哪个时期，都不可能把中学语文仅仅作为一门工具学科，无不融入和体现出教科书编者的价值观念及政治立场。

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性”并不等于思想政治教育，将工具性混淆为知识教学是不适宜的。

语文教育应当突出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读写能力。

语文教育中的知识教学必须为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服务。

我很惊讶，这些观念都和现在课改的理念不谋而合。该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当下的语文教学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关于语文，我们已经太多的争议和讨论，有太多的文章和所谓“成果”，但始终还是经验性的纠结为多，学理性的总结较少，通常就是观点加例子，难得见到严密细致的量化分析与科学的论证，往往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能让语文教学走向比较理性的科学的路，我们需要更多扎实的研究，首先就要弄清“家底”。百年来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我国语文教学的历史经验，就是“家底”。尽管人们对语文教学状况有这样那样的不满，甚至有些愤激，但无可否认，以往的语文教学还是成绩巨大、经验丰富的。当我们进入研究，就必须对此保持一种温情与敬意，当然还要加上分析的态度，守正创新，把以往语文教学好的东西继承下来，绝不能搞虚无主义，一切推倒重来。（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

美国学生怎样学外语

□陈心想

在美国，学生在初二才开始安排外语课，而在中国，外语学习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便开始了。再来看美国大学生入学对外语的要求，从美国两大类型大学入学考试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和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来看，都没有把外语列入考试范围。这两大考试，考生可以只考一个，也可以都考，寄送成绩单申请大学时，可以任选成绩高的。那么，大学录取时对外语有什么要求？美国大学自主招生，有各自的标准，像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要求学生外语学习的时间通常是4年，一般大学有的要求两年就可以了。这样看来，我国的学生按照从初一开始学习英语来算，至少也有6年的时间，远远超出美国顶尖大学的入学要求，而且，由于中高考英语在总分值中所占比重很大，因此学校、家长、学生都非常重视。

英语学习究竟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等方面起到怎样的效果？多大年龄开始学习英语最好？这都是学界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但显然，我国学生学习英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过多，效果也不是很理想，更重要的是，大部分人学习了几年，最终也没有使用的机会。

郑也夫教授新著《吾国教育病理》中对英语陪绑问题做了很有启发的探讨：“如果说学习数学可能有两个功能：提升思维能力、测量智力的尺度、数学知识的使用，那么，学习外语在提升思维能力和测量智力方面比不上数学，且弱于语文。在智力类型上它似乎与语文相似，但在语言掌握的深度上，特别是在写作能力上，英语与母语相距甚远，乃至中学英语学习所能测量的主要是记忆力。”其实，英语的学习最好以选修课的形式，这样，学生可以将富余出来的时间做点其他事情。比如，把科技史放到英语学习中，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对科技感兴趣。

美国的语言学习注重营造环境，学生学习外语并不用那么辛苦，个人选择语种的范围也比较大，凭兴趣学习的更多，效果也更好。语言学习，最重要的是交流。在现在的国际化背景下，即使不用在高考中加上英语，那些有兴趣或打算出国深造的学生依然会认真学习，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使用。

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消息，2016年将把英语考试社会化，其在高考中的分值由150分降至100分，而且一年可以考两次，成绩可以3年有效。在中考中，英语也由120分降至100分。这是个好消息，让英语学习改革有了新进展。希望北京的做法能在其他省份激起一轮改革的浪潮，至于效果究竟如何，就要由实践来检验了。

改变应试教育的关键是评价学生的方法要多元化，不是单凭考试成绩这一项。美国评价学生除了看考试分数之外，还要参考其他方面，比如学生平时成绩总分、个人陈述、作文、教师推荐信、课外活动项目、小发明小制作，等等。《纽约时报》有篇文章介绍，美国有的大学可以招收考试成绩不好的学生，方式是写出4篇2000字的论文，来展示自己的思维和文字能力。其实，论文最能体现一个学生的综合能力，美国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学习写论文。当然，要做到这些，大学在招生时必须要有自主权。

（本文作者为旅美学者）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孔昕
主编：牛长靖